

虚拟与真实的浑沌化——网路世界的实作理路

叶 启 政

内容提要:网际网路具有许多既有传播媒体所缺乏的特点,诸如:隐匿性、多方同时可及性、开放性、自衍性、可区隔性与资讯可储存和再现性等等。因此,在传播的效率和效益上,网际网路具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威力。尤其,在资本主义之经济体制的主导下,两者的结构理路交相辉映,蔚成为一个现代的怪物法兰根斯坦,反噬他的主人——人类。网际网路的出现,加剧了拟像更加大量地漂浮在人的世界里,同时强化了社会中早已成形的欲望体系和消费体系。这样的发展结果,使得传统“拟像”与“真实”间相对明确的区隔变得更为模糊、暧昧,严重的话,最后终将导致两者合而为一。这样的浑沌化基本上乃使“真实”为“拟像”所消融,而不是相反的情形。于是,“人为的”反客为主,做起“自然的”的主人。当“自然”成为“人为”的一部分,“拟像”就取代了传统的“真实”的地位,主导着人的世界。

一、前 言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使用象征并进而运用资讯来传递,以应付外在环境、谋求生存以及自我的发展,可以说是有史已久。然而,大量的使用象征资讯,则是二十世纪以后,尤其是晚近的事。情形所以如此,其中可能的原委多端,难以一一加以细列。不过,科技表现在资讯传播与沟通媒体工程上的快速且高度发展,可以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从结绳记事、甲骨刻文、烽火传讯、串筒成册、钉纸成书、邮递书信、电报、电话、电影、电视、传真、录影、卫星传讯,特别是家用电脑等等一系列传播媒体之创新形式的出现,一而再、再而三地影响了人类的社会生活。

以目前的发展情形来看,当前最为前卫的资讯传播科技创新,莫过于建立网站并透过家用电脑,让分散在各地之人们可以联结起来形成一个个既可独立,又可串联地传送与接收讯息的网际网路系统(以下简称“网路”)。这样的系统构成了跨越地域与时间限制的网路空间(cyberspace)^①。无疑,这样的网路空间的出现,对人类未来的社会将可能产生极大的冲击。

二、媒体世界中的权力斗争

基本上,传播媒体做为一种权力的发现形式,其所内涵的基础资源原型是“资讯”(infor-

^① “网路空间”一词乃来自科幻小说家吉卜生(William Gibson)在其著作 *Neuromancer* 中所创的。此词原意指散在各地之电脑使用者每日体验的共感幻觉(Consensual hallucination)。以今日通用的习惯而言,它所指涉的不只是来自网路所建构的那个看不见但却感觉得出来的空间,而且尚包含所谓的“虚拟真实”这种人为创造的情境。(参看 Sherman & Judkins, 1995: 30)在此,由于我们讨论的重心在于网路,所以“网路空间”一词所指乃以网路为主。

mation)。易言之,在传播媒体中,一个人手中所握有资讯的性质、种类与数量等等,将决定人们在网路中的权力关系。但是,这里有一个但书必须加以说明;那就是,只有当资讯为人们感兴趣,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具有正当性的重要社会资源时,资讯所决定的权力关系才会真正在人群中具有意义,并产生作用。否则的话,天高皇帝远,权力与我何干;权力再大,也未必对人们产生得了影响。譬如,对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妇人,传播媒体和其所传递的资讯与她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根本是无涉的,因此,对她,这些都是没意义的。

然而,话说回来,假如诸多条件吻合而且适用的话,那么,人们在媒体空间中所占资讯点的重要性,就很自然地将决定彼此之间权力施用的中心/边缘关系了。在此,所谓“重要性”指的是诸如:在人们认知所形成的知识或表达语言体系里居主流领导地位、主导着系统化之创新的发展方向,或掌握着人们各种文化品味的流向等等。

在任何的传播情境里,一旦资讯营造者(以下称为“作者”)作为一方,而接受人(以下称为“读者”)做为另一方的关系始终如是地维持着时,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力基本上则将不平衡地向着前者倾斜着。传统之单向的大众传播媒体(如广播或电视)一向就被认为即是如此。此时,“读者”做为一个整体来看,他们若有着权力的运作,那大多也是以“弱者”惯有之迂回而潜隐的消极形式呈现出来。第沙脱(deCerteau, 1984)即指出,以沉默抵抗为战术的游击战方式,可以说是一般大众对付权力建制最为常用的策略。就个人而言,人们可以透过个人的意志与心智,对整个庞大的媒体,在主观上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加以戏谑与拨弄。在社会学上,这样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且以小搏大的反抗策略自有一定的“成功”意义。然而,很明显的,就立即可见之外显性整体社会效应而言,意义就不一样了,情形常常是:只有在沉默反抗的阅听大众人数或声音,大到足以让有权力的对方在主观认知上明显感受到威胁的临界点时,这样的策略才有产生有效影响的机会。而且,即使是如此,它的效果在时间上也总是被延宕的。

职是之故,就后者的立场来看,掌控媒体者总是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相对地可以依其意愿、惯习、旨趣和品味等等来左右资讯内容。即使他们自以为是顺着阅听大众的品味来安排内容,其所以为的,基本上仍然只是自己主观上想当然地认为是足以代表大众的品味而已。然而,事实上,大众的品味极可能十分地分殊,差异性也很大。即使有所谓具代表性的大众品味,也极可能并非其所想像的那个样子。但是,对掌控媒体者来说,基本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以为的是是什么。因此,资讯做为一种权力形式而言,人们对它掌控的能力本身,多少已决定了其可能展现的内容与方式(尤其,在表征文化位阶上所具之意涵),虽然尽管使用大众可能自有另一套意义诠释和使用上的拿捏尺度,也自有一套应对策略。

在网路出现之后,这样的资讯主导支配权倾斜现象基本上还是没有消除,虽然其所内涵的双向互动性使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某个程度的改观。在此,首先立即可见的一个现象是,“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而并不像在传统传播媒体(如电视)中一般,两者的角色原则上是独立而且清清楚楚地分属于不同人身上的。很明显地,如此这般“读者”可以同时兼具“作者”身分的情形,让人们有机会可以互相阅读彼此的思想与感情。互动性的存在,理论上是有可能会使得主导支配权赤裸裸地向一方倾斜的现象,不再是那么地明显。换句话说,主导支配权若有倾斜(而事实上也必然会有倾斜),理应会是以迂回的方式呈现,而且也较易有倒转的机会。实际的情形会是怎么个样子,则将因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此难以一一说明。

既然在人的现实世界里,权力似乎永远是呈现着向某一方倾斜的状态,某种“压迫”的形式

于是就难以完全避免了。因此,双向的沟通充其量只是提供居劣势的“读者”有更多颠倒权力倾斜的可能契机而已。这也就是说,双向沟通基本上只是在结构上提供了一个具初始性的能动条件,给予“读者”机会,使他能够改以“作者”的身分,重新安排(包含反击、平衡、缩短或甚至完全颠倒)他自己与另外“作者”间的权力关系。结果,顶多他只是“很幸运地”有了主客移位的机会,把其他“作者”降为永远只具“读者”身分的下倾状况,让权力一直只向着他自己倾斜。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并未必然幸运地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若有这样的机会,事实上往往也只有极少数的人而已。换句更明确的话来说,任何的初始状态(包含权力关系状态)有如一个吸引子^①一般,常常具有带强烈磁滞性的牵引拖动作用。一旦“作者”与“读者”的身分被确立(也就是,权力关系被确立),角色要被完全颠覆并移位,往往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总的来说,网路做为一种最前卫之双向沟通的结构形式,它看起来似乎有利于人们进行自由表达,也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实际上,与日常生活世界中其他双向沟通管道一样,这并不能充分保证完全开放、平等而理性的沟通必然跟着来临。期待这样的沟通成为可能,必须要有另外的条件来搭配。倘若这些条件不能具备或不够成熟的话,那么,网路所具之多元开放性、隐匿性、多方同时可及性、资讯可储存与再现性等等,不但无法保证开放、平等而理性的沟通会发生,而恰相反地,将倒过来助长着人们彼此之间权力不平衡的倾斜现象,尽然权力所及的极可能并非全面性,而只是某些特化的范围而已(如有关电脑的使用问题)。

我们所以如此地说,基本上乃认为,因一旦主导掌控权为少数人或团体所垄断时,网路结构理路所具的系统性,正可以提供给这些具主导掌控权之少数人或团体,有着更众多、有利、便捷、绵密、范围也更广泛的支配操控空间。如此一来,网路结构理路所具的系统性,会反过来成为其所负载之资讯与其内涵的逻辑被高度垄断的帮凶,也因此助长了人们的认知思维方式、兴趣倾向、价值归依、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等等高度被制约的现象。上述网路所具之多元开放性、隐匿性、多方同时可及性、资讯可储存与再现性等等,于是乎其实只是依附在这样的结构理路所具之系统性予以首肯的条件下,才产生它们的作用。不过,一般使用网路的人们,对这样类似给予一个傀儡的“有限”自由度,似乎已经感到十分的满意了,他们并不在乎或根本就没注意到网路结构理路之系统性所可能加诸在其身上之无形枷锁的压迫力。

三、资本经济体制下的网路世界

资讯做为一种文化的形式呈现,它并不会自存的。或者,更恰确地说,它的自存是不可能,也不具任何意义的。基本上,资讯必须是存在于人本身对人与物、人与人或人与外在环境之间所做的种种作为上,社会意义才可能剔透出来。因此,资讯做为一种社会资源看待,其基本特质是具关系性的,而且是实作(practice)先于论述(discourse)的。泰勒与沙类恩(Taylor & Saarinen, 1996)在他们两人所合著的书《影像学:媒体哲学》(Imagologies: Media Philosophy)之中,即曾经写下这么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沟通性(intellect)。所谓沟通的知性必须是主动、实用而且介入的(engaged)。在拟像(simulacrum)文化中,沟通介入的址点是电子媒体。在媒网(mediatrix)中,实作先于理论,后者始终是迟到的。为了创造沟通的实作,沟通知性把沟通实作的理论给遗忘了。”

暂且不论沟通性或沟通实践与理论之间纠结难解的问题,资讯同时做为沟通的必要媒

^① 借用自Prigogine & Stengers(1984)。

介和内容,原本就只是如其他社会性的媒介一般(如货币),乃人们用在手中一种有形物质性或无形技术性手段而已,它的基本意义就是被使用(或者说,被实作),用来增加达成某种预设之目的链的效率与效果。于是乎,资讯乃因具某种特定实作的效益性而被使用,人们并不兴趣其论述的自身,假若它已形成了具体论述的话。

过去,在古典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底下,资方总是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以诸如尽量地增加工时或压低工资(即所谓“剥削”劳工)等方式,从生产面来提高利润。但是,自从人们发现可以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利用象征符号来经营人们对客体的欲望体系之后,带动消费体系的形成以鼓励人们消费,于是成为资方牟利的另一条蹊径^①。这么一来,资讯并不只是确保生产效率与效果必要的理性手段,同时也成为生产的对象产品自身。资讯本身可以像食物一般,直接成为人们的需要对象而被消费。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双重体质,资讯的生产于是蔚成为庞大的“文化”工业,在当前整个生产体制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生产总值相当可观。

无疑地,当资方把牟利的重点对象指向消费大众时,传统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与资方利益矛盾对立的所谓“劳方”(特别是在如广告业这样的符号生产工业中的实际从业者),也很可能倒转过来和资方形成联合阵线,变成利益与共的共生体。总地说来,不管是怎样的生产,在具有催动人们消费之有利机制的传播媒体(特别是声像兼具的电子广告媒体)也加入了这样一个以牟利为本的共谋结构后,在一切都可商品化的大趋势下,网路此一更具方便性且威力范围更大、更普及的传播媒体,将可预期地为上述之共谋团体带来更大的利润契机。很自然地,网路成为资方垂涎、窥伺的牟利中介对象;资讯做为人们实作时的象征性工具或互动内容,也因此成为此一共谋体必须经营和操弄的东西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下,象征做为资讯,乃以系统化的方式被生产与再生产着。尤其,国家机器常常以诸如“促进社会发展”为名,配合着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哲学,大量地支助和鼓励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发展,结果更是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人们对象征资讯的要求以几何级数的比率成长。于是,当象征资讯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被摆进市场中供人们选择与消费时,这些往往是生产过多的资讯累积起来,便形成一股威力十足的“实际”社会力,无影无息地飘浮在人们身边,驱动着人们必须接纳它。

既然资讯(尤其是象征符号)可以被化成为商品来贩卖,它即与其他商品一样,会产生时尚流行的情形。而且,正是这样之“时尚流行”社会机制的运转,为资本家创造了无限的商机,也成为获利的关键所在。时尚流行需要符号,而且是一再更新与创造的符号;更重要的是,符号的意涵愈漂浮、愈具炫惑性,商机将愈好,因为这样可以创造更宽广的想像和感受空间,而创造更宽广的想像和感受空间,正可刺激人们的欲望并带动消费。

就做为传播工具的角色而言,网路之威力最为可观的,莫过来自于其体系理路所内涵的方便性与快速性。譬如,电子邮件改变了人们书信往来的方式。人们可以直接在电脑萤幕上与对方写信,再也不必经过传统邮局做为中介来送递。这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金钱,人们也因为它的便捷,可能扩大沟通的对象,并且增加交流的数量。同时,它所具的多元多方向性、可储性与超越时空限制性等等,更是大大地扩大了人们互动交流的机会。凡此种种网路科技体系所内涵的特性,恰恰能够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效率与效用逻辑相吻合。正是这样的特性,才使得两者一拍即合,互相奥援,也互相增强,形成为一个结构十分紧密的连生体系。一旦把它

^① 有关的论述,请参考 Baudrillard(1981, 1993)。

广泛地撒开了，它将慢慢地将人们紧紧罩住，也将使得几乎所有的人都无以逃遁，最后将直接或间接地变成它的俘虏。

十九世纪小说家西利(Shelley)写了一本小说，描绘了一个被科学家创造出来的怪物法兰根斯坦(Frankenstein)，会反过来左右甚至毁灭了原创者。说来，网路正是这么一个现代的法兰根斯坦。人们经过无数世代的努力，把它创了出来，但它却具有着自我再生与自我再制的能耐，不但可以自我指涉，而且更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一再地自我延伸和繁殖。结果，它成为一个基本上乃无限成长，但却又无法预知也无法控制其形状和体积之极限的庞大怪物。

当网路科技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连生体系的结构理路一旦成形，这个怪物法兰根斯坦就默默地缓慢地蚕食着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原有的结构理路，逼迫着人们的行事理路也必须向它靠拢。这样的蚕食而至挤压无形之中把资讯的社会意义又再往上拉高，也同时强化了其连生体系之结构理路的影响威力。在如此之结构主导力提升且呈现自主化的情形下，资讯与网路媒体原本所具的工具条件性质开始产生自我衍生的扩散现象。到了一个程度，它们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目的本身，而再也不是以“人”自身出发的一种社会性延伸了。于是，情形变成为：“人”反过来被它所吞食，而转成为象征资讯与网路媒体的延伸物。

事实上，早在网路媒体被创造出来的最初时刻，这样的结构理路即已伸了出来。它不但挟制了一般使用大众，也立刻招住了参与创造它之共犯黑手们的脖子了。一开始，这些共犯黑手们就已为这个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客体怪物所俘虏，成为他手掌中玩弄的傀儡；而且，也与此客体怪物一样地，成为被异化了的“客体”，只是这些共犯黑手们不自知或不肯承认而已。假若他们与一般使用者有什么不一样，那是他们甘心充当资讯媒体体制的打手，担负着看管与驯化消费大众的工作，并从共谋的行为之中，获取个人的利益与确保所谓的个人职业生涯前程。

在网路上，资讯所释放出来的，不管其内容多么理性、严肃或具技术性，其结构理路本身所内涵之逻辑性的挑战，基本上即有如充满着罂粟花般的浓郁香味一般，缓慢而沉默带笑地诱引着人们去接近它。一旦被引诱上钩而上了瘾，人们对其逻辑可能极限内涵的挑战，经常是充满着“惊奇”感觉，也让人有着永远新鲜、愉悦且温馨的幸福感。同时，它带来的，虽不免梦幻片片相叠而且绵延不断，但却似乎又感觉得到有着一份掌握得到的亲切“真实”性。尤其，它常常十分体贴地预留给人们许许多多具衍生原创性之想像、思考与感受的转圜空间，让人们有发挥“自我”的机会，这使得人们有着贴近“真实”的成就感，感到十分地欢欣，十分地实在。

总之，在居绝对优势之既有的结构理路一路小心地掩护下，资讯这种罂粟花般的柔性诱引特质，使得它原来可能内涵的象征暴虐性，在人们吸足之后的欢愉舒畅直觉之中，悄悄地被消融掉了。网路空间于是乎像一个被浓缩在个别家庭、办公室或其他场所的小型迪斯尼乐园一般。在如其一般极乐世界化人们的生活场域之后，被拟像化的世界偷天换日地变成成为日常生活中极其真实的一部分。我们看不到背后那一大群正绞尽脑汁在创造令人着迷之电脑网路硬软体的匿名设计师们，也感受不到他们对“更有效率和效用”之设计所持有那种充满征服欲望的野心。当然，我们更看不到隐藏在其后支配着资讯音符跳动的资本家，正嘴角带着冷笑地吸吮着网友们的灵气与鲜血，并得意忘形地细数着源源而进的钞票。底下，就让我们看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网路空间所经营出来的拟像世界是如何地被塑造。

四、网路空间和拟像世界的营造

首先，网路空间这样一个既隐匿又流动，且非面对面的情境，让人们在其中互动时，常可保

证不会有人监视,也不用太顾忌社会规范的压力,而且又可以随时撤退。因此,对互动者的心理而言,他们大可感到安心,畅所欲言亦无不可。就此,网路于是在正可提供人们逾越社会规范与松弛禁忌压力的机会空间。对追求自由与自我表现的现代人来说,这无疑地具有正面的鼓励作用。同时,对屡遭既有社会规范、优势价值或既得利益压制的人们,更是可以藉着这样的空间表现自己的意见和感觉,在主观感受上,多少可以挽回一点自感已丧失的尊严。

更重要的是,藉着隐匿之便,人们可以有着不在场之坚实藉口,大可向社会权威或既得利益挑战,把自我肆无忌惮地发挥出来,不必老是担心着可能会受到秋后算帐的惩罚。其情形或许有如小孩子越矩而没被发现时一样,心理上着难以名状的兴奋和喜悦。毋宁地,这虽可能只是一个极其微小而短暂的阿Q式成就,但心里头却可以充满着挑战性的神秘喜悦感。网路这种让人们(尤其成人)有机会可以暂时回到童年,既可越矩又可有不在场之名不必担心会被惩罚的喜悦心境,或许正是许多自认自我被压抑而极盼解放之现代人迷恋上它的关键所在吧!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样有利于人们产生某个程度脱轨的潜在条件,使得网路很自然地成为种种被社会主流力量归类为异类者(如同性恋者),用以做为互相奥援与沟通消息的管道。于是乎,网路提供给社会中居劣势者更多有利于透声的渠道,也让多元意见得以更有机会呈现。所谓的公共舆论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表现,并且保证了既可相互竞争,但又可相互区隔开的场域。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网路成为一个极具扩散力、但却又常是具分化区隔现象之民意表现的公共场域。在现代社会里,这无形之中成为传统传播媒体以外一种崭新的另类公共舆论声筒,对激生和动员民意将可能有着莫大的作用。同时,这也多少显示了,更多直接参预的民主运作形式将日益重要,也将可能成为未来政治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当然,利用网路来表达个人意见,理论上,毕竟只是诸多展现参预民主形式中的一种而已。不过,这样的形式无疑地对参预民主的推展将可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Friedland, 1996)

不管如何,对人们而言,网路的出现无疑地给他们一个可以让“自我”有更多伸缩自如地表现意见的空间。人们大可在自己所选定或所归属的网圈中找到适当的认同,而不必太顾忌到诸如在面对面互动时,所可能遭到之许多规矩的限制与约束。面对着电脑的萤幕,虽可能有着一份略带羞涩、虚幻而冰冷的落寞感,但是,当眼睛瞪着萤幕上跳动的符码时,却又像小孩子意外地收到陌生人寄来一份礼物一般,有着难以言喻的惊讶喜悦。针对着自己的认知逻辑而言,来自从未谋面之网友资讯,总是始终不完整的,存有着一份难以充分掌握的随机性,正因为如此,它永远充满着意外,既新鲜又好奇。这也让自己的意见回应,往往显得既可以引起共鸣响应,但却又保有一个不会被别人侵入、属于自己的空间。

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中,利用电子网路媒体的声像做为媒介,无疑地可以替大众创造一些共同的想像空间,而且也可以在社会中形塑出一个个的想像群体。虽然其成员们彼此之间极可能是分离、独立、互不相识、也从不互相面对面地往来,但是,他们却可以个别、但却又是共享地产生了某个程度的想像认同。这样的想像认同空间,在人群中无形地催动出一种潜意识的集体心理共振感应,并且甚至可以在行为上起了乱。只要人的自我意志与警觉力松懈下来,网路媒体这种具起乱作用的幽灵力量就会如鬼魅随影般地出现,并且渗透进入人们的灵魂之中,施展着魔力。

任何拟像所释放出来的资讯基本上是为人为建构的,其本质是虚构而且可以漂浮的。但是,在上述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却往往把它们当真,并且甚至严肃地用来做为营造“自我”的参考座标。很遗憾的是,在如此资讯既虚构又漂浮的情形之下,倘若人们企图靠它为自己提供具反省

性的自我观察机会的话,其结果往往变成只是一种极具戏谑性和窥伺性之自恋式的“自我”猥亵,有的是近乎自渎而来的即兴快感。于是乎,原本可能是极为严肃的“自我”营造功夫,在虚拟与真实相互流通的情况下,却可能变成只是一场喃喃地陶侃着自我的虚构闹剧。导演、演员、编剧、场记与观众等角色,均以实际身体不在场的方式集于一身,彼此之间既分不清,也不用分清。当然,重要的是,这却能给自己一个不用负责的安心保证。他们不但以隐形缺席方式搅和在一起地呈现,而且也沆瀣一气地同时消失。到头来,拟像所释放出来大量的资讯符号,人为性既强,不确定性又高;随着它的浮荡漂流,人们的“自我”也被搓揉得既多样又善变,吊诡的是,不少人却往往不自主地以极其欢愉的心境去拥抱它,而自诩是一种代表着“进步”意思的“文明”象征,尽管这毕竟缺乏着人类原始性中所具有的那种素朴且与大自然完整契合的自在风格。

对消费大众而言,资讯科技体系的结构优势性很自然地抬高了资讯的位置。人们把进网路去与别人对话或寻找资讯,视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是每日生活中例行必需做的一部分。于是,资讯终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消费品,也甚至成为是一种必需品了。人们每日种种生活细节的运转,遂逐渐地为体制化之网路空间这个法兰根斯坦所制约。学习网路中流行的辞汇、概念、想法、价值、或信念等等,成为人们每日生活中经常做的工作,而这些东西也甚至成为群属认同与确立社会地位和身份不可或缺的条件。

透过网路如此建制化的结构性运作过程,人们对资讯的需求,因此并非只是为了多添加一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而往往变成一种极具强制性质的必然要求,逼着人们不能不与它打交道。如此一来,资讯成为一种具生成意涵之第二本性(second nature)的重要介面与对象本身,也成为人们的一种极具结构性的必要“负担”,无时无刻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规范和界定着人们之生活方式的基本样态。到头来,在历史上本做为起始点之人们的生活世界,将会被迫嵌入本是终止点的网路当中,而不是顺着原来的历史轨迹,让原具终止点性质的网路,只是顺势但却又能守本分地被嵌入做为起始点之自然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如此一来,历史的起始点和终止点互相移位,网路这个怪物法兰根斯坦把自己变成为一切社会事务所以发生的起始点。

诚如在上文中提及的,面对着众多的资讯,人们的逻辑幅度是加大了。但却也正因为选择幅度加大,他会不自主地感到自卑和挫败,因而甚至产生了资讯饥渴症,总是感觉到手边的资讯始终是不足的。于是,只要人们的自省与自我约制力不够,他往往会日以继夜地坐在电脑前猛按着键盘,拼命地寻找,也拼命地吞食着一再涌现的资讯,而心甘情愿地成为资讯的俘虏。资讯这个怪物法兰根斯坦手中掌握的天蚕丝网,于是罩住了人们的行动,也罩住了他的思想,甚至感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结果并不是人们处于饥渴的状态,相反地,事实上经常是吃得太多而胀疼。这种情形,对那些高度仰赖资讯而活,或向某些网圈高度认同者,尤其地是明显。到头来,情况严重的带来了心理的紧张与焦虑,产生了所谓的资讯焦虑症。(参考 Worman, 1994)

总的来说,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正是上述这些林林总总的状况,助长了资方结合媒体形象创造者形成一个极具优势的共犯集团,他们能够把势力像张网一般地往外挥洒。在争取消费主导权之斗争游戏中,如何一再地创新与更替象征符号和意识形态,以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并防止产生能疲现象,遂成为此一优势共犯集团考虑的重要课题了。网路正好似上帝赐给他们大好机会的恩泽一般。

五、智慧终将被驱逐出境

当普罗米修斯把火传给人类后，人类开始过着熟食、又有着光明的日子，这为人类文明开启了崭新的一页。如今，人类又从阿波罗那儿拿来了网路这种新的玩意儿。这很自然地又会把人类的文明往前推一大步。或许，我们现在正开始享受着它带来的丰富成果，但是，吊诡的是，我们似乎也正同时承担着其系统化之结构理路所编织出来的种种致命的禁锢性限制。挟持着非线性的思考模式（也是沟通网络）做为展现其体系逻辑的基轴，这个系统化的禁锢性限制采取总体阵地战的战略形式，用泰山压顶的方式一波波地向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压了过来。这股威力着实巨大，可以轻易地冲垮了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传统原有对时空的线性思考与行事逻辑。结果极可能将是人们投降了，他们被迫必须学习如何在它的非线性结构理路体系指导下行事，尽管这可能给予人们更多的方便和效率。

网路的普及乃代表着一个崭新的思考和行事方式之时代的来临，当然，也代表着一个不同之社会结构的浮现。职是之故，倘若一个人一直保留着过去习惯的线性思考或行事方式来应对这样崭新之时代的来临，那么恐怕只有注定将被时代所遗弃。要不，那只有如亚密西人（Amish）一般，把自己封闭在一块小土地内，守着属于过去不同世纪之“过时”的生活方式，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过，话说回来，倘若人们能够而且也愿意这么过日子的话，那倒也不失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并无不好，也不应强迫他们去更改，不是吗？

网路做为一种具工具效益之科技理性的发明产品，其对人们的要求基本上很简单，只要顺着网路已铺设的理路线索与架构实际去操作就可以了。这么做，即可以把自己带进奇妙的拟像世界里，到处游走去挖掘“自我”与实现“自我”。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网路的工具效益性基本上乃把资讯所可能内涵的价值与信仰问题都给悬搁起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悬搁所强化的稳定性与坚固性一点也不用我们担心。只要一上了网路，一走进网路空间，在基本沟通形式上，我们即马上稳定而坚固地被已铺设的理路线索与架构制约住，必须以“毋庸置疑”的态度去接受，不能有异议，也不容许有贰心，因为这样的结构理路早已把沟通的基本要件给命定下来了。这也就是说，工具效益性做为网路自身的至高“价值”与“信仰”要件，其所负载的理想是以既定且理所当然的姿态，向任何有力量占有它的既定“价值”与“信仰”输诚效忠。

当然，网路所具之开关、多元、自衍与可区隔等等性质，可能让各种不同的价值与信仰以“资讯”的姿态在其上流通；这自然有助于社会更加开放，也可促使人们有更多机会互相交流意见和辩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资本主义定型化之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做为一种特定之“价值”与“信仰”体系，迹近全盘地支配着整个网络的论述空间时，它原本所具既定且理所当然的工具效益性很自然地会不断地在空时无穷衍生着。结果，这将极可能使得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做为“价值”与“信仰”体系之基价有如一股极其猛烈的火焰，把所有其他与之不相容的“价值”与“信仰”论述空间几乎全部烧毁殆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怪物法兰根斯坦堆力无形中一再地被强化，而且甚至被供奉成为弥赛亚，以为人类的文明“必需”在其中自我衍生长，也自我再制下去。

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人们若要在既有的优势社会体制底下讨生活，到头来，似乎就得向网路这个怪物法兰根斯坦输诚，并且接受它所有可能加诸在身上的制约。不过，诚如我们在上面提及过，人们基本上是以欢欣的态度来拥抱网路这个怪物法兰根斯坦的，因为在绝大部分人的主观认知与现实经验里，这样的制约带来的是愉悦，而不是痛苦的心理。我们不敢说，这是因

为人们有着被虐待狂的天性,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制约,诚如上文中指出的,乃是运用温柔且巧于掩饰的手腕完成的。因此,人们被玩弄得心悦诚服,而且还感激不尽呢。

不管是制约抑或享受,凡此种种说明着,透过网络寻找资讯或累积知识,愈来愈变成是现代经营社会生活的必要手段,或至少是一种风尚。其所以如此,乃因为网路所具之体系理路有着无与伦比的穿透力。这个穿透力所以无与伦比,则是因为网路上的任何资讯乃至知识,都必然是理性的,而理性的则必要是具有公共性、可以产生共识、而且被例行化的。它们是公共的,那是唯有如此,资讯与知识的创新才可能具有集体性的累积,因而才能展现其做为一种社会创新工具所应该具备的效益性,因为效益指的正是“社会的”。它必然要具共识性与被例行化,则是因为唯有如此,它的体系性传统才能有效而普通地被嵌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世界,被当成为自然而然且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如此来看,这些社会性质似乎宣示着,资讯与知识做为一种社会工具的效益性,其重要性早已呈现,而且也被肯定。网路的出现,或许只不过是透过其所具强韧而绵密的体系理路,对资讯与知识原已有的这些社会特质加以强化而已,基本上并没添加任何更新的成分,除了有网路本身和其理路的资讯或知识之外。

相对于资讯与知识,智慧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基本上,智慧源自人类意外偶发的心灵火花,而且似乎永远是如此,因此,它一直是纯属个人,难以被充分例行化成为公共的。当人们高度地被网路自衍之理路结构所制约安排后,人们就愈来愈不需要智慧了,因为他不必跨过既有体系的自衍理路结构的温室,寻找意外、偶发、创新的灵感来为自己解决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在网路上行走,并不必迫切地需要智慧,而且甚至是排斥它,连让它进放一点仅存的意外偶发火花的机会,都可能要给剥夺掉的。倘若情形是如此继续下去的话,智慧终将为资讯与知识完全蚕食,因为网路早已周全地把人类所需要的一切都囊括了,像一个无微不至的母亲一样,溺爱和体贴着她的小孩。

六、拟像阵地战战略运用的成果——代结语

自从19世纪以来,西方的工业科技快速发展,人为创造的机械与化学合成产品大量涌现,自然的韵律因此相当程度地受到扞格与威胁。虽然情形是如此,而且甚至有愈来愈加剧的趋势出现,然而,“人为”与“自然”之间还是维持着一定的区隔,可以很清楚地区分。同时,更重要的是,自然还保持有一定的尊严,仍然扮演着主演定义世界的主角地位;换句话说,任何的“人为”创新最后都还是被嵌回进“自然”来定位,“自然”是定义、诠释与调整世界的不变主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虽说人类或许有着勘天役物的能力和野心,但是,自然的主格地位还是具备着,并没有被削弱或剔除。

严格来说,“自然”本身无论如何并不会在人的世界中完全消失;有的,只是它在人类社会中所具有的位格和衍生的意义可能会被改变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单单这样的改变,就足影响整个人类的世界观了。网路的出现,提供了所谓的“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现象一个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而这一切正表示着具革命性之世界观的改变可能开始了。它将挑战了“自然”这个概念在人类认知世界中原先所具有的初基主导位格,并为之敲起了丧钟。

诚如我们在上文中一再意指的,这些新兴起之人为科技创新,与过去种种人为科技创新(如汽车、飞机乃至太空梭等等),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其中最为具体而微的,因网路的出现,人类大幅地创造更众多、更飘渺、也更离奇的符号。这终使得人的社会生活世界愈来愈为这些人为的符号象征世界所制约、消融。人类在认知上对虚拟与真实世界原先所具相对清楚

的区分界限,于是乎模糊掉。其结果不只是虚拟与真实因此分不清,而且也不必要分清楚。尤其,此一科技创新所编织出来的结构理路是那么地绵密、强韧而广泛,在其笼罩下,虚拟与真实形成相互交融的浑沌状态。这种状态很快地就把自然“实在”原先所具自主与自在性的优势位格给冲销掉了。这也就是说,在认知的存有基础上,“自然”不再被人类视为具有先验性,而且这个先验性乃不可侵犯,也不可动摇。

过去,正是这样之认知存有上的先验性,确保了“自然”做为定义与包容一切人为事物的至高无上判准依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总是先把“自然”与“人为”分开而对立起来,之后再把“人为”的摆回“自然”之中来定位。于是,“人为”的(也因为,文化的)顶多被视为是人生活在“大自然”中一种极为自然的东西而已。人为的与文化的基本上还是整个“大自然”的一部分。(Brunkhorst, 1992)

网路意涵着沟通,而且是有关虚拟图像或文字符号的沟通,因此,网路世界的蓬勃发展亦即意味着,过去被界定为虚拟“人为”的东西将可能呈几何级数般膨胀。如此一来,在存有前提上,“自然”原本所具“真实”性的优势先验地位势必会受到挑战,结果将是把原先定义世界的主导地位让给“人为”。于是,情势比人强,“虚拟”就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当成为“真实”看待了。当所有一切,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当成为是真实,或已变成是无所谓真实与否的时候,“自然”与“人为”之间的界限将开始变得模糊,甚至终于主客移了位,“自然”反过来被“人为”所包容,而成为它的一部分了。

尤有进之的是,在结构上,网路所具非线性的理路,将迫使其创造出来之“人为”现象所可能延展出去的,基本上是一片未确定、一再摆荡、漂浮的无限。这一片无限依着布朗运动的方式蒙着头乱动,结果是朝着浑沌的状态走去。虽然,或许人们可能仍然努力地为这片无限涂彩上“希望”的光芒,拼命地盼着找出一条路子来,但是,遗憾的是,眼前却总是一片白茫茫的雾,看不到有什么自己可预期的先设固定目标在前面指引。似乎,跟着大家一齐顺着已铺好的路子往前走,就是唯一的目标了。就人的主体性而言,这条顺了出来的路子并不是路子,因为它并不是自己凭意志努力摸索出来的,在这儿,更看不到有着线性方向的目标。

这个时候,在时间上,“未来”、“现在”和“过去”之间原本所具柔顺、绵密、细致而连续的联系纽带粗暴地被斩断。“过去”总是不断地被“现在”断然否定,并且狠心地遗弃;“未来”于是成为不断在发生之“现在”的俘虏,不但与“过去”被迫离了婚,并且屈服在“现在”的淫威下,过着没有期待,也没有尊严的日子。这样的情形一再地下去,结果是,“现在”无限而粗暴地霸占住整个时间的面向,成为唯一具有主导权力的专制主人。

在过去的世界里,对人而言,他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判断空间的基本主轴,一切有关空间的判定,都从自己的身体“这儿”,以直线为半径的方式往外放射出去。因此,在空间上,有的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所经营之面对面情境的前后与左右的关系。这样面对面的线性空间关系,因为是以人的实际身体为基准来判断,所以显得是十分地“真实”。然而,与斩断时间的线性连续联系纽带一样,网路非线性的理路也跟着时间的非线性化,同时把传统的线性空间关系一齐给破坏掉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不但传统时间与空间的分隔独立性模糊掉,而且人现实之行动必须同时依附在时间上的“现在”和空间上的“这儿”的限制也一齐被解除。譬如,一个人可以利用网路,先送一封电子邮件给一个从未谋面的在纽约的客户,而且这个客户当时极可能并没在网路线上。所以,当时,他们没有联络上。之后,他又立刻回到电脑来,打开电子信箱,看到一封几天前与他同住一屋之儿子留下的话。如此在网路上的来来回回动作,使得在当事人的

经验里,时间与空间彼此是交融而且相互奥援的。在这无形的交融与奥援当中,时间与空间遂突破了传统各自的局限性,而融合成为一个具多维向度的浑沌体。处在这样的浑沌状态之中,传统人做为主体的机会和自我期许的线性特质,也就逐渐地为客体化的虚拟世界消融殆尽了。人类再也不必要有自我期许,更不必要有什么矜持,因为主体已经消失掉了。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顺着当前资讯科技已展现出来如此一般之结构理路的发展轨迹,我们似乎已无能力倒转历史的潮流,更没有能力来毁灭这个法兰根斯坦。在可预期的未来,整个社会的结构应当是一直无法摆脱网路体系所撒开之结构理路网络的制约,更吊诡但有趣的是,这个怪物戴着上帝的面具,装出仁慈、和蔼与充满关怀的样子,因此,人们非但不厌恶、不恐惧,反而心甘情愿地去拥抱他,以为他是人类的弥赛亚,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就在这个怪物所主导的自衍理路的安排下,一再延续滋生的资讯纠结着网路复杂的自我再生系统,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使得人们无所逃遁。

柏拉图的天空万里无云一片蔚蓝,少了片片乌云的掩遮,太阳可以把那炙热灼人的光芒恣意地洒在人们的身上,灼伤了皮肤也说不定。诚如上文中引述泰勒与沙类恩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确需要沟通知性,而且沟通的知性必须是主动、实用而介入的。在拟像文化中,沟通介入的址点是电子媒体。的确,在媒网中,实践总是先于理论,而后者始终是迟到的。更不幸的是,现实上,为了创造沟通的实作,沟通知性又总是把沟通实践的理论给遗忘了。于是,纵然人类的科技文明再发达,传讯媒体再便捷,科学知识再昌明,沟通知性并不会自动地随着而来。即使沟通知性有了,沟通实践的理论也具备了,人类的智慧也并不保证就跟着呈现或成长。面对这一波的科技“命运”,它到底将为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灭祸,恐怕还是在于人们培养出怎样的态度来应对的问题上吧!无疑地,这就有待我们认真地运用智慧去思考了。不是吗?

参考文献:

- Baudillard, J.,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he Telo Press.
1983.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lorecte.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Sage
- Brunkhorst, H., 1992,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the unity of reason in a divided society," In R. Honneth & Others (eds.) *Cultural-Polit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 MIT Press 145 ~ 169.
- De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iedland L. R., 1996,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the new citizenship,"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8: 185 ~ 212.
- Prigogine, I & I. Stengers, 1984, *Order out of Chaos*. New York; Bnthan Books.
- Taylor, M. C. & E. Saarinen, 1996 *Imagologies: Media Philosophy*. London; Routiedye.
- Sherman, B. & P. Judkins, 1995 "模拟真实", 台北《时报》。
- Wurman, R. S., 1994 "资讯焦虑", 台北《时报》。

作者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 郭于华